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年十二月一日丁亥盡其日

十二月一日丁亥朔布衣吳伸上萬言書十二月初一日布衣吳伸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陛下嘗讀太史公叙布衣王蠋狀于田單贊曰昔燕之初入齊

聞王蠋賢令中軍環晝邑三十里無入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欲以子為將封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晝邑王蠋聞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乎豈助桀為暴哉遂經其頸于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臣讀至此未嘗不廢卷涕泣扼腕而太息何哉齊一小國也且有慷慨忠義之士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得無其人乎況天下之士自崇觀以來蒙被國家教養雖山林皐壤巖谷海隅靡不涵育而受恩

德者矣何以大國之人不如小國之布衣乎臣固有意于是今臣至貧且賤初非以富貴為心爵禄為念又非欲以片言幸陛下之用從而求賞揣臣之心實無纖毫覬覦況臣曾立功于近世者屢矣亦未嘗論功而求仕進則今日之無意于爵禄也明矣無意于爵禄而有言者非他臣恐萬世之下罪我聖宋無忠臣義士故以臣所聞所見盡臣之忠竭臣之愚為陛下陳之伏望天慈早賜睿覽不惟臣一身之幸將為社稷宗廟福天下生

靈之幸也臣竊觀陛下有孝弟之大德而二帝之問不通陛下有湯武之聖明而敵國之陵不已陛下有太王之至仁而土地之封日削陛下躬堯舜之節儉而國用之富不饒陛下震雷霆之天威而盜賊之鋒未戢凡此五者非特臣得以疑之使三尺之童有知有識亦將有惑焉何哉二帝之問不通者臣竊謂非陛下忘父兄之還也非大臣忘君父之恩也盖亦人力有所不及思慮有所未至焉臣竊觀趙王入燕也使者十輩既不能達

國之音又不能全身于外當時在朝若張耳陳餘之徒非不賢也非無謀也獨不如一廝養能以片言說燕與其君俱載而歸今兩國之難未解而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僞齊之盜乎此遣使不如用廝養明矣敵國之陵不已者竊謂陛下忍小恥之太過也視小敵之太怯也蓋敵人之性内柔外剛若或避之遂益强横臣竊觀苻堅之陵晉也興師百萬力足以移山岳鞭足以塡江海謝元以計沮之敗衂淝水

設使當時忍示怯奔而避之由江逾南當為秦之屬郡矣故古人有言曰可以計勝難以力屈即此觀之雖得闔將十萬不如一謀士明矣土地之封日削者臣竊謂陛下視疆場之太輕任藩屏之太易也臣竊觀越王勾踐之脫于吳也嘗膽以苦其心任賢以廣其謀雖一飲一食未嘗不以滅吳為心故當時其恥雖大其國雖削數年之間復其疆而雪其恥當今陛下國政之屬如大夫文種者誰歟軍旅之託如范蠡者誰歟然陛下移蹕

而去之者屢矣百姓從之者如歸市雖太王之仁不過此也昔太王去邠而王岐山今陛下有滅敵之心而不能復父兄之仇此臣所以曉夜太息為之不平也國用之富不饒者臣竊謂陛下千里寄託之非人四方土地之曠也臣竊覩司馬宣王之輔魏也先廣田蓄然後為滅敵之計當時鄧艾著濟河之論又陳屯田之利其言以二萬人屯淮北以二萬人屯淮南合四萬人之衆且田且守歲入米五百萬斛十萬之衆可給一年之食臣竊見

今日自常潤抵界至于大江極目百里盡成荒墟所謂良田不知其幾千頃自淮逾南荒蕪之田又不知其幾千頃疲卒既多冗官不減若于此時且耕且戰則軍食何患不足矣盜賊之鋒不息者臣竊謂陛下姑息之德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也臣竊觀宼子賤之治單父齊寇至魯人不及自刈麥父老請民出穫宼子不許且曰今年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則是使民樂有寇之來也臣竊意盜賊不可不威昔光武中興未嘗不以討

賊為先故殺之則彼畏而自息招之則彼安而復叛臣以謂用盜賊攻盜賊則草寇無患乎不平矣此五者雖若國之急務然猶未足為陛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臣曉夕為之寒心臣竊謂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奄有九有席卷八荒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北極單于南底交趾四方之大罔不臣服當其四夷未賓之初止有中原錢俶望風納土由是置五王宅以待其自至其後李煜欲以臣屬乞為藩屏遣使請

命太祖皇帝曰天無二日殿闥之上豈可容鼾睡者是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也明矣創此基業垂之十帝可謂盛哉太平日久偶因邊臣失守致使金人長驅而入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使兆民有託于陛下當時龍興南都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孝慈不忍父兄之遠播而居其已破之城今此駐蹕久在東南之一隅臣竊為陛下疑之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百年

之計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于百年也臣
聞自淮迤北見屬偽齊自古邊徼不能有中原此金人
以中原攻中原耳近臣說者必曰朝廷賴偽齊以為藩
籬以捍金人臣竊謂不然昔日之患患在手足今日之
患患在心腹不識說者將謂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兮不
為盜乎復能保其滁不為盜乎不識偽齊俟金人既定
之後去僭偽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
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六朝何為而併天下

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為而擒叔寶良由勢不兩立
尊無二上者也昔秦齊之强猶不敢久僭帝號令金人
竊我名器不歸他人獨授劉豫則知豫必以姦計為金
人謀也既為謀主則無臣心明矣况人臣之位與人君
之尊不可同年而語彼肯捨尊而就卑乎則知劉豫無
復納款又明矣臣嘗譬之巨室之家假人以堂室之奥
而自處門廊之隅則居堂室者豈無呑門廊之心乎今
劉豫所以卑辭自遜者良由人心未歸而羽毛未成爾

縱使劉豫止欲割據一方豈不為奸雄開基又況自古
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併南未聞以南併北者臣竊
觀國之所重者三昔我神祖留意太學蓋欲籠絡天下
之英賢而網羅天下之姦雄也陛下駐蹕揚州之時猶有
隨駕學生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為學校以延多士是誘
陛下之英賢可知矣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之人其
初止因金人所苦故偷生南方負陛下升斗之養也前
此兩年兵食皆足適來竊見如劉光世軍中士卒一月

之糧或闕其半里巷私語皆曰健兒不如乞兒各懐去心悉有竄志而劉豫大張聲勢廣示富饒省刑薄斂卹衆安民彼思鄉之人有所聞豈不動心是誘陛下之士卒可知矣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闗市無征阜通無禁既開商賈之路遂雜五間之徒古人吏闗析符使命猶且不通況於往来弗禁者乎臣竊見朝廷内外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他從商賈之便者然也從商賈之便則是誘陛下之行旅可知矣誘

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矣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闘可得而用矣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臣竊見中國之士今不由科舉進者往往多不得齒于仕版至於貧賤之士雖有嘉謨嘉猷非左右先爲之容無因至陛下前則好名貪禄之士豈不有如僞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士卒飽則稍安飢則心離懷鄉樂土人情所同又况丘隴之所繫嗜慾之所趨今移北就南歳久無歸彼懷土之人豈不有如僞齊之心乎臣竊

見中國之商賈近緣軍興征求百倍為監官者以奉上為心以刻剥為志行旅恨怨痛入骨髓由是百物不通而征商又倍至於偽齊取民有制彼貪利亡恥之徒豈不有如偽齊之心乎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見劉麟猖狂尤甚狠戾者多父子異同悖逆若一借偽三年鼎勢已立今劉豫不自量力往往自比文王而以其兵柄付之于麟陛下若稍緩其歲月彼將先收民心足食足兵形勢漸固則中原無復為陛

下有矣中原旣喪則僞齊反得太祖皇帝奄有中原坐收四方之策矣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陜西志在呑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臣聞兵法有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彼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臣切謂先平僞齊則是乖其所之也又況僞齊有聲無實若即伐之如摧枯拉朽爾古人有言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今之僞齊若不亟平之不特爲子孫患臣以爲陛下憂

也臣覩九月有星彗于東南陛下肆赦其文自責可謂上畏天戒之深也臣雖不曉天文竊其非災何以明之昔楚將公子心欲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占者曰柄所在者勝齊恃得柄而不為備所以敗績今柄在東南所謂得勝之道也若不因天時而制勝臣恐復如昔之齊也故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覩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何哉西北之地山高而水深東南之地山秀而水清蓋土厚者其山高

水深從古至今卜都于西北者或過于十世而僭號于東南者未踰于百年是亦土地之厚薄流水之淺深者然也又況吳越之地形勢尤薄實非帝王駐蹕之地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以暫駐鑾輿臣願陛下整我六師用張天威特回聖駕臨幸秣陵庶漸向于中原無久居于海隅也昔孟子曰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故漢高祖用劉敬之策而唐神堯從太宗之謀所以享國日久也臣竊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

假于人如漢光武皆親御六師獨有唐末藩鎮之權太重故有朱全忠之禍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也臣竊憂之臣願陛下簡練卒伍繕治器甲親征不庭恭行天罰則擒縱在我而權勢不奪臣竊見陛下之兵尚有百萬而精鋭之士又有數萬若傾國出師又不知其幾萬設或併力北伐則父兄之仇可復而中興之業可圖臣願陛下天謀早決如晉之平吳唐之伐蔡斷自宸衷不容衆議又况利于人君者必不利于人臣利于人

臣者必不利人君且人臣趨戰于敵與坐享于家安危不同豈肯棄安而就危乎今逋逃不發逗遛歲月皆人臣自便為安逸之謀然而臣則安矣君將危焉此正所謂利于人臣必不利于人君之謂也古人有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伐齊之策萬一少遲年歲事必不濟何以言之金人之所利者玉帛子女且如蜀中富庶遐邇共知敵人留意必悉衆共攻東北之地屯兵必少加之既立偽齊必以為恃況彼素欺吾怯斷不為備

此中原歸于陛下灼然明矣兵法有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全勝之道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陛下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僭偽割據成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雖有智者知不能善其後也臣聞之為王者可升而為帝帝者不可復降而為王萬一止有東南不過王國之君其去帝業遠矣臣願陛下勿謂力有所未及時有所未至因循茍安以來南為滿恐成大禍當以歸命侯長城公自安之言為戒也臣竊觀周衰之末戰國縱横

猶無敢僭帝位者今此劉豫首為亂階彼雖不能成事臣恐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觀其姓名復符南宋此亦可慮陛下雖欲忍而容之獨如宗廟社稷何如天下蒼生何況劉光世韓世忠皆擁重兵久在江左坐食縻費于國有損若即北伐正所謂因糧于敵者也伏望陛下痛察臣言上以祖宗創業艱難為念下以生靈塗炭為憂焚舟決戰如勾踐欲殺妻子焚寶器之時誓與三軍觸戰共存共亡則危國可以復安亡地可以復得臣

聞之一人有慶兆民咸賴國家傾危百姓雖有穀粟安得而食諸萬一出師糧食稍闕亦可權借于民斷在一舉明喻利害令設使盡百姓之儲以贍軍獨不憂全人殺而奪之乎臣聞之古人有言曰有叛卒無叛民民有業而卒無生故也況卒之所仰者官給錢糧今旣財賦不足則兵食不繼而叛心日生叛心日生正如吳越所謂舟中之人盡為敵國矣今臣伏望陛下重以軍糧為念昔張邦昌僭號之時所幸士卒之心未離而去太

平之日未遠人思祖宗之德故未爲國患今此離亂積歲士卒暴露日久咸欲息肩正猶水性趨西隨所決而流也今若乏食其心必離臣恐大事去矣臣又見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人爲守或不識字或不曉法州郡被害莫此爲甚而又或起于卒伍或招于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存或以州叛而從敵或恃兵勢而虐民重念祖宗廣土四百餘郡比爲金人割據將去大半今淮迤南若守臣不得其人則州郡遂時陷沒不知陛下沿邊州

郡復有幾矣臣以謂武人深不可用為郡守至如統兵亦須擇其善者若賀若弼有謀將鬬將之辨正此之謂也臣嘗觀柳宗元有言曰削尾大之勢者莫如建諸侯今之江北可謂土崩矣臣竊見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各有屬郡亦置部曲有分權之勢無補國之威文臣為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為之則貪汚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統部伍以奔逃或坐視而不救或伺隙以自便昔唐之割據皆此道也又

況自古以來國破者必易其君國亡者未必易其臣在亡國之為將相者未必不為興國之將相于人君則有利害在人臣初無損益正如馮道歷事四姓是也去此就彼鑒之前代則有馮道驗之今世則有杜充陛下于此不可不自為之計也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不可不戒臣為陛下計之當今紓難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宗室之親者主之彼有人民復有社稷且耕且戰足為屏翰上合天

數下安邊庭金枝玉葉布在四方方可以伐敵國之謀
可以絶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
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捨此二者復有秘策當俟
對天顔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近日遣使
未出我疆已為敵刼此乃以武臣守邊之禍然所喪雖
多似乎天以其策啟陛下矣臣昔見酈食其與唐儉為
死間事與今日頗相㑭合古人用間為上萬一陛下以
臣前言可采臣願為食其唐儉出使偽齊潛謀將定陛

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齊鼎鑊之烹而忠義可以激礪亂臣賊子臣死之日如生之年也臣竊見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也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間臣亦死也陛下不聽臣言他日或如王蠋自經于樹枝臣亦死也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豈好死惡生臣實為忠義所激不顧微軀此心願為聖宋之鬼不忍為偽齊竊國之民也臣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竊見大宋未見有肯辱肯死者臣復

恐為萬世笑故以狂愚一得之慮為陛下陳其梗槩昔比干剖心子胥鴟夷二子皆獲美名而以惡聲歸于其主此又非臣之所欲也今臣不貪爵禄不釣名譽不畏誅戮其所欲者欲陛下靜而思之欲陛下聽而行之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可以收人心况太平之業在數年間陛下不修太平之業將以太平之業屬于誰乎臣之愚忠已貫日月臣自謂無求于陛下而陛下必有求于臣之言矣竊觀世俗之所好者莫好于富貴今臣視之如

浮雲故終始以不貪爲言况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臣萬一得爲太平之民豈不優於亂世之將相乎臣又見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魯仲連笑而謝曰所謂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臣雖不材特此心久矣臣曩于鄉曲里閈猶且患難相救危厄相助况于君父艱難之時臣竊見近爲陛下陳其利害者其志將以求爵祿也其大將以沽夕譽也或再三至于數十往往陛下

見之既蒙視以為常雖間有奇謀異策相見待遇一槩
今臣之書已盡愚衷歴陳于前無復再上孔子曰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正愚臣之謂也言甚拙直不事雕琢止
取其利害之大意或可或否願陛下詳加擇焉干冒天
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仲昧死百拜　牛皐李横及
金人戰于汝州克汝州又戰于潁昌府克潁昌府先是
劉豫殺淩唐佐其家屬各脊杖二十拘管在潁昌府李
横克潁昌府得唐佐之妻田氏歸于襄陽横報朝廷名

其姪孫淩憲令往襄陽迎田氏憲未到襄陽已為李成所據田氏再陷于偽境不復回朝廷贈唐佐敷文閣待

制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五至一百五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姚濬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紹興三年正月范温自登州率衆歸行在先是建炎間山東兵火有滄州人李齊聚衆據沙門島滄州板橋人徐文據靈山寺范温萊州農家人聚衆據徐福島温無

他長惟侍人以至誠故能得其衆心呂頥浩爲宰相也
知海島中有李齊乃奏上取旨遣其姪杲及樞密院準
備使換呂杲董杲等二人乘海船賫詔招齊使歸朝廷
其勅書曰勅李齊并一行軍兵等朕惟海岱之區久被
外邦之毒生靈靡極敵人無厭爾等合閭里之諸豪冐
干戈而力戰其行莫遏所向有功遂摧席捲之凶頗獲
提封之舊爰加勇爵用表軍鋒俟登井賦之輿圖其上
師徒之閥閱緬聞忠烈良用歎嘉除李齊先次給告授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外一行軍兵㑀收復到日即具功績申尚書省褒擢故兹奬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船乘風誤至徐島為温之黨所獲送于温所温以禮待呂某董某且詢問朝廷消息稍知其詳遂具陳情狀差人隨船回行在且告以李齊已順偽齊矣時紹興元年也朝廷旣得狀即遣人以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招温温遂率其衆以二年八月到海州東海縣九月離東海縣十月到青龍鎮劄寨至是赴行

在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依前閤門宣賛舍人忠鋭第四將改神武中軍左軍統領官其餘將佐以次授官
賜范温等撫諭招收勅書勅范温等省所奏今來京東路登萊等州似此等諸頭項忠義之人不少緣未知車駕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行撫諭付温等招收併力勦金人事具悉朕昨遭强敵之侵頗失中原之馭凡承平之故俗皆隔絶于殊邦披圖以思當饋而歎兹暫留于越嶠悵尤濶于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旅堅

塢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恥仇敵朕從之醜嘉汝能爾為之慨然爰頒惻隱之書用示綏懷之意其糾合併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趣掃强隣永固文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示不多及

賜范温等獎勅書勅范温等省所奏契勘金人初渡黃河温等便道居牢山繼聞本路按順遂集忠義乘船入海據守福島山東既下北軍于登山黃縣萊州小高灘川昌邑密州鼇山及沿膠河兩岸深溝高

壘分屯人馬督貴州縣括刷錢糧討寇鄉村拘收牛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壯懃温等雖尋常止岸或稍綽遊騎或攻劫營寨勦殺敵人誓竭忠節本軍凡遇金人接戰内有得功之人别有犒賞遂量功績逐意借補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降告劄補正官資事具悉朕惟勁敵長驅金濟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横流汝志存誠恥附于逆乃前期而避鋭徑率衆以乘危隅絶朝廷薦更歲籥偶使譠之及境附

奏牘以披誠志節如斯古今誰及爰峻加于爾秩仍偏錄于有功具共復于予封以卒成于汝志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牛皐李横董先及金人戰于朱仙鎮劉豫請援于金人烏珠以兵援豫與王師相遇于諸仙鎮王師敗績董先初從翟興擢知商州紹興二年先以豫勢盛乃附于豫屢與金州王彥戰後復歸于李横戰金人于朱仙鎮也　金人陷順昌府　金人攻商州知軍州事邵隆棄城走先是

王彥在金州屢破大寇威聲益著于是宣撫司又以彥
節制商虢陝華彥曰上雖南巡不忘西顧今商虢陝華
沒于偽齊而陝郡尤密邇河東異日恢復故疆必自此
始乃遣僚屬高士瓌部分兵將圖商虢直抵盧氏與大
兵三遇皆破走之遂定商州宣撫司以邵隆為知州至
是金人偽皇弟都統薩里罕大舉圖蜀自商州以入金
人攻商州隆自料不可當即退軍上津　金人陷金州
先是宣撫使張浚召吳玠王彥及興元帥劉子羽會議

于與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入蜀即三帥相爲應援至是
薩里罕盡發五路叛卒自商州侵入彦即駐軍漢陰以
應梁洋金人併兵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彦
飛檄召漢陰諸軍統制官郭進以兵三千先至乘流夜
發逆戰于沙隈不勝明日金人以官軍寡少欲晡時步
騎並進麾至蔽天彦曰敵遠鬬飈鋭難與交鋒彼所疾
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盡焚儲積發居民趨險保
聚盡督漢陰自石泉趨西鄉將與宣撫司兵馬會自此

遂失金州會浚遣幹辦官甄援來督彥清野彥遂趨饒風關會合

二月金人陷饒風關遂陷洋州興元府薩里罕以重兵薄饒風關吴玠率諸軍倍道赴之使人以黄柑遺敵薩里罕曰吾公來何速耶玠率楊政田晟王俊諸軍及金戰于嶺下數戰皆勝王彥以八字軍至山下援玠玠諸軍見援兵稍弛備玠怒欲斬小校而小校走投金人告以虛實故金人知郭仲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攻乃繞出

饒風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杲退金人以精兵夾攻
王師之背王師皆退玠斬之不能止遂焚興洋儲積走
興州金人遂陷洋州興元帥劉子羽焚儲積遁走軍大
敗金人又陷興元四川震恐　馬擴除都督府參議官
牛皐奔于西京
二十四日庚戌池州左軍反初葉煥代王進知池州屯
請不用進兵用招敢戰三千人朝廷從之故進以其兵
屯饒州煥到池州招敢戰三千人分作五軍是日左軍

反欲與中軍合中軍已擐甲兵馬都監華旺聞之持雙刀入中軍問何故擐甲曰欲為備耳旺曰反者左軍也你中軍不宜動乃大呼曰可皆釋甲不者斬衆皆釋甲旺存撫而去至右軍右軍亦擐甲矣旺又使釋甲右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王樓攻郭西門走出柯村煥移文王進使攻之進使兵至追趕過江星散不知所之王庶為川陜宣撫司參議金人陷興洋四川震恐先是宣撫使張浚以與元帥議論不合移知成都庶已行浚

即至興元閱視庶平日之所營為毛舉而髮數之簿書之間得不謹奉行宣司指揮計若干件遂以庶知嘉州庶請祠後以庶不遵奉行府命令盡奪職名而奏劾之未報至是復念非庶不可以撫緝興元乃復起庶為參謀委之巴南招撫散亡俾馳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巴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會巴之北境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于是金人不敢深入　薩里罕由褒斜路退兵薩里罕既陷興洋到金牛

鎮覺不安自以深入恐無歸路而王庶已在巴州散榜于興元洋州間金人死傷已過半無所掠大失所望又吳玠使鋪兵傳文字皆言會兵馬守諸路隘口不放金人回歸厚犒鋪兵令行金人邏得之果疑遂回取褒斜路拽軍馬而去褒斜路狹隘唯可單行故凡所擄獲悉棄之于路玠加檢校少保充利州階成鳳州制置使
趙鼎知洪州兼江西南路安撫大使趙鼎進用呂頤浩薦之也鼎為御史中丞則彈奏頤浩之罪李迨知筠州

乃頤浩之客也鼎為江西安撫迨申朝廷乞回避朝廷以迨易知信州鼎赴洪州也取路由信州汪洋裁書謁鼎鼎大喜問秀才能與鼎同行過江西否洋曰諾鼎遂與洋同行居鼎門下有俊名後為第一人及第賜名應辰者是也　劉光世韓世忠來朝　張浚遣統制王浚收復興元府洋州　王彦克金州金州失利也劉豫遣周貴僞為京西安撫使盜據金州至是王彦發鎮兵復自饒風關以出漢陰貴領兵拒戰統制官許青横擊大敗

之責僅以身免是時金州新罹兵革軍食艱難宣撫張

浚乃以彥兼本司參議駐兵閬中以備川蜀而留格禧

以兵三千控禦金房　權邦彥卒先是正月間邦彥卒

邦彥為簽書樞密事兼權參知政事幾一年碌碌無所

建明而卒　野記曰邦彥字朝美崇寧四年釋褐登第

靖康初宗澤知開封屯兵開德府金人來侵澤將孔彥

周敗之邦彥隨澤乘勝追擊欲徑至京城解圍行及衛

南戰敗走而免建炎二年代盧益知東平府遷寶文閣

直學士孔彥周為鈐轄不相叶彥周叛去及金人來侵邦彥棄城遁降朝散大夫三年知江州四年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愚暗違傲人皆惡之紹興初以宰相呂頤浩薦為兵部尚書二年同知樞密院給事中程瑀言其謬不聽時孔彥周為蘄鎮撫使聞邦彥得用遂叛降劉豫邦彥在位亦無所建明卒年五十四　李横加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軍副統制

三月二十七日壬午韓世忠加開府儀同三司淮南宣

撫使泗州置司　韓世忠為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充江南東路宣撫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制曰朕負黼扆而據域中之尊孰與慰普天之望披輿圖而懐閫外之慮其唯先推轂之求乃眷虎臣久從戎事高勲當報兹隆開府之儀大任爲吏式倚干城之器誕揚渙號敷告治廷具官云云頃宣威令徃殄敵兵樓船南下而甌粤為清雖甞舉褒崇之典鉄騎西馳而荆湘底定顧未酬儁偉之功屬已盛秋方當嚴戍廉頗居

國詎容鄰壤之加兵李勣守邊將見敵人之遠塞少稽信賞及此移屯遂除淮南宣撫使泗州置司于是世忠軍于鎮江府

四月朱勝非丁母憂朱勝非母雍國夫人楊氏感疾不安上遣國醫診視存問絡繹累月未安勝非數上章乞罷宰相不許至是楊氏薨于相府勝非解官丁憂勝非為宰相八月時方經畫淮北上倚勝非以辦勝非即上陳五說謂敵當擊一者國內外軍屯無慮二十萬衆月

費二十萬緡倘無變通理必坐困逆豫力行什一法聚斂以資敵若王師不出則豫計得行今當遣兵渡淮取彼蓄積輦以實邊圍淮南旣實民力自寛則江上之兵可以進屯而敵計沮矣二者逆豫招誘山寨及知名賊二十頭項彼雖得之矣必不為用我若失之則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北兵能驟來以江南為危地淮南却為樂土今我年穀大稔兵力可用若乘此時擣其巢穴自河以南必大振擾則淮北反危江南自安且金人

留銳師與豫者不多我若一軍聲言取徐鄆實取淮揚一帶一軍聲言趨京師實取先蔡一帶海道舟師聲言入濱滄而實取青密一帶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擣亳宋所至州縣稽首迎降彼若固守京城容有內變如曰出奔亦必成擒矣三者敵人使命既來而我繼以出兵恐我失信或致怒敵然我師不出敵終不來苟安一隅已大失策況彼奸詐但計強弱敵如尚強和必不集與其使敵併力南下曷若先破豫兵

去其一助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此乃交謀俱伐之也前日使行未有要約逆豫過惡足可藉口夫師討有罪進不渡河使之遄歸以待和約則我不為無辭也四者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如大兵一出當明諭將帥凡州縣官金帛財物均以賞軍若不可運則稱詔以給貧民人必大喜昔藝祖伐蜀詔王全斌等府庫俱賞將士國家惟取疆土蓋此意也五者王師渡淮所下州縣只以助順土豪有功者領之才出衆者擢為守將俾之隨宜

措置控扼險要自為守備又况有此事力移之淮南資糧豐饒軍勢益張兵書所為以攻為守變弱為强之術也如此不過三二年中原可定書奏 上皆施行之

除劉光世加檢校太傅充江南東路宣撫使劉光世將授檢校太傅胡世將繳詞頭上不允光世為宣撫使置司建康府尋移池州兼淮西路宣撫使　翟興贈保信軍節度使以其子琮為利州觀察使劉豫猖獗道路阻絕河南消息不通者一年餘翟興之死猶未知端的至

是邊報與自去年三月為偽齊劉豫所刼力戰墜馬死矣上聞之深加嘆悼乃下制曰固藩維而外禦權莫大于敵愾之臣擐甲冑以先登義孰踰于死難之士有能兼是二者獨取名于一時宜舉䘏章以招大節翟興雅好將帥之畧亟勵忠勤之規糾合師徒鎮臨方面肅中權之威令禦外侮于封圻駭茲強敵之憑陵誓與孤軍而鏖戰竒禍既作奮勢莫回狼狽馳師身獲死而無恨張巡遇害氣吞賊而有餘念爾仗節之忠與予當宁之

嘆可特贈保信軍節度使仍賜三資恩澤以恤其後又
有旨授其子琮利州觀察使　劉忠在僞地爲部下所
殺劉忠歸于劉豫也以忠爲登萊沂密都巡檢使至海
州懷仁縣爲其部下所殺忠昔年殺張仙于此識者以
爲陰報其部下藏其首來獻于行在　孟庾軍鎮江府
劉光世軍建康府巨師古軍揚州
五月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罷巨師古爲神武後軍
都統制軍于揚州韓世忠爲淮南宣撫使令師古聽節

制師古不從世忠劾奏其罪師古遂罷以郭仲荀權神武後軍都統制　徐文叛附于劉豫徐文軍于明州也謀欲作亂朝廷命朱師閔往襲之文覺而走泛海舟以附于劉豫　遣潘致堯使金國還潘致堯使于金國歸道金人之意云金人要大臣來議和書

十三日丁卯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爲工部尚書撫諭四川官吏軍民勅成都府潼川府利州夔州等路官吏軍民等朕慨覽輿圖計安邦域眷于梁蜀自

我祖宗寛彼政刑革異時之苛急順其風俗俾終歳以嬉恬甲子再周干戈不試悠浴之氣弗起安樂之音相聞緊國家施德澤之深故民物極繁庶之盛豈虞他盜輒犯巖疆流毒關中遂肆侵淩之計垂涎劒外未忘吞噬之心幸背城仲一戰之威獲守險為四川之障然而師徒久從備禦尚嚴轉粟兵間固多勞苦取民賦外諒數征求所期暫費而永寧夫豈好勤而惡逸夙宵在念焚灼于中惟强暴弗戢則敵當自摧惟禍亂已窮則時

當自定皇天是輔佇成綏乂之圖王化復行終底和平之舊往體至意尚堅一心

六月韓肖胄爲大金通問使胡松年副之使于金國韓肖胄自吏部侍郎除簽書樞密院事爲大金國前通問使上命朱勝非擇副勝非言故事副使用武臣時方艱危不當專拘舊制遂薦胡松年爲副從之肖胄松年至京師劉豫欲見之松年曰見之無礙豫之僞臣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胄無一語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平

交禮堅執其說僞臣不能奪旣見豫松年遂與省曹長揖敘寒温如平時豫欲以君臣之禮儌之松年曰松年與殿院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躬萬壽豫曰其志何在松年對曰主上之志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赧色

七月朱勝非起復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哀强起之三辭不獲

王人踵至賜詔曰僉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二三臣其

一日不可以遠朕躬如左右手又曰朕方興復是圖蓋一切當用權以有濟卿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愈切及叙本朝典故屬同列開陳上謂匪卿疇克任者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罷私艱已踰卒哭之制朕待卿為政奚啻三秋邪蓋思以義斷情以禮奪況成命已頒與情胥悅卿無濡滯以咈朕心勝非得詔皇恐不敢辭上命督從甚至不得已而造朝復面陳皆不許即乞歸第見賓客衣黲黑紫袍皂靴帶從之雖

居外治事而還家哀瘠盡執喪之禮　劉光世韓世忠交訴于朝韓世忠與光世更戍世忠至鎮江府城下遣人入城潛燒倉庫為光世所擒訴諸朝王德請于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王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曰身歸韓公公必有不測請勿行如不止當以騎從不聽德獨馳往或報世忠曰王德來矣世忠不信俄頃德入謁世忠驚曰公誠烈大夫曩者小嫌今勿介意因置酒結懽而别光世移軍建康府世忠猶以兵襲其

後二將交訴于朝上遣使和解之仍書罷怡買復事戒之 宰相呂頤浩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御史中丞辛炳言頤浩不恭不忠之罪頤浩遂罷宰相以使相宫祠

九月呂頤浩為觀文殿大學士宫祠如故辛炳再言伏覩大廷宣制罷呂頤浩左僕射以使相領宫祠制辭優厚無一字貶出之意臣所未諭也謹按頤浩粗率乖謬素無人望狗私强狠但有人怨兩位宰相狼籍非一不

特縉紳士大夫能言之雖三省六曹百司之人猶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雖市井閭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來不聞有大臣如此者頤浩安而行之欺忽陛下敗壞法度日甚一日旁若無人不知頤浩何所恃賴邪臣嘗疏頤浩不恭不忠之罪欲望悉付外庭以明是非鐫去將相崇資以正賞罰于是改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　岳飛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先是飛駐軍于洪州也趙秉淵為江南西

路兵馬鈐轄洪州駐劄飛因飲酒大醉毆擊秉淵幾死安撫使李回奏劾之至是上戒飛飲酒飛自此不飲初有旨任士安交軍馬與飛士安授江西總管洪州駐劄飛支犒設帶甲人五千輕騎三千不帶甲人二千士安有隱匿入己飛杖之一百士安以病瘡卒郝晸乃其統制也士安在湖南所部乃辛企宗之兵也交兵與飛而統制毛司禮反飛撫定之李回帥江西也傳選駐劄于蘄州聽回節制飛皆乞為統制亦乞秉淵為統制于是

飛始能成軍　趙鼎為沿江制置大使　神武後軍及
御前忠鋭十將軍馬皆撥付張俊撥軍馬付張俊乃朱
勝非建議也後獨留忠鋭第五將在朝廷餘九將撥併
故忠鋭第五將至今猶屬朝廷也　朱勝非解官持餘
服制曰人主之論一相貴德則朝廷尊大臣之表萬民
制行為天下法㫨予寡弼起自艱難既殫狥國之勞蘄
盡慕親之志參稽古誼與解煩機亶告治朝用孚羣聽
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義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朱勝非高明而肅乂莊重而裕和學足以貫天人之本原量足以任國家之大計登疇僉望首被詳延一登綱轄之嚴再秉鈞衡之重德業寖觀于久大謀謨備罄于忠嘉自陟屺以纏哀方倚廬而銜恤屬時多故圖厥老成式從變禮之權亟復經邦之任尚資遠畧共濟康功奪人子之至情顧非得已舉三年之通誼茲屢有陳朕惟篤君親之愛者所以厚人

倫存進退之正者所以屬臣節重違爾請庸慰母思勉
徇去位之私俾遂執喪之懇於戲安危普注雖倚重于
壯猷忠孝兩全庶克終于令聞益懋顯揚之美助成廣
愛之風可從其請解左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義陽縣開國公
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持餘服主者施
行　詔移劉光世軍池州韓世忠軍建康府
十月吳玠加檢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陝西經畧使

十八日己亥僞齊陷鄧州劉豫陷鄧州以齊安上僞知軍州事

二十二日癸卯李横棄襄陽府僞齊陷襄陽府劉豫遣李成攻京西成既行至鄧州而豫之衆有來歸襄陽者鎮撫使李横以爲寇至遂棄城出奔成遂入襄陽是時李道亦棄隨州豫以王嵩僞知隨州嵩本桑仲後軍統制背仲歸豫故豫用之横既棄襄陽未有所向州人趙去疾勸横以衆歸朝廷横然之横在襄陽也岳飛遣

張憲招之不從至是横自黄州渡江徑往洪州投安撫使趙鼎飛知之馳往洪州後横一日至横已參鼎矣飛責横不相從之意横戰慄伏罪而已後鼎發遣横赴行在分其軍明年岳飛乞董先為統制官又有李進者小名號李僧兒軍中呼為入洞鬼初為桑仲統制官時偽乃李進下第三人也亦在軍中　李簡棄郢州偽齊陷郢州劉豫既得襄陽進兵侵郢州知州李簡不能禦乃棄城而遁郢州遂陷豫令荆超偽知鄧州超班直也豫

謂有才而用之

十二月偽齊屈淮西王德蘄賽以兵禦之　劉相以李成知襄陽府　韓肖胄胡松年奉使金國回金人遣職方郎中王相李永壽來趨于畫館之命胡松年押宴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壬辰盡其日

十二日壬辰右廸功郎新授監廣州寘口場鹽稅吳仲上書

書曰右廸功郎新授監廣州寘口場鹽稅吳仲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上皇帝陛下臣聞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日並出則爭光王並立則爭强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劉項共興爭奪相殺卒分雌雄之勢陳隋兩立强弱相淩遂興呑併之師故忠人之國者願殺身以成仁不易朝而事主若商之夷齊齊之王蠋是也今南北有真偽之君淮汴如鴻溝之界忠臣義士一念及之涕涙交頤臣雖不才而慕夷齊之高風懐前人之卓行昨居畎畆猶存憂國之心今荷宸恩豈忘報稱之效臣頃自布衣陳芻蕘之言者良由誠能貫日義在捐軀而

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聽其狂瞽采其愚慮臣自顧無左右先爲之容獨以片言上達宸聽蒙陛下知臣于草莽之賤命臣以初品之官臣之遭遇又非特賈生馬周之比也臣上有垂白之母自受命之後豈不能歸拜慈親誇鄉曲仰念有君如此之聖如此之賢聽諫納言雖唐虞之主不過如是矣臣當酬報聖恩國爾忘家臣生則願捐軀如王蠋以激厲臣子臣死則願爲厲鬼如張巡以殄禍敵人臣之忠義上徹日星自謂移孝爲忠正在

此時故雖過門而不入也其勤勤念念唯興利除害是圖慮危求安是務于是游江浙之途采往来之議視畝人之盈虚觀國勢之安危講将帥之賢愚論財賦之得失究士卒之能否瞻天時之動變察人事之從違訂禦侮之後先臣既有所知聞不敢自黙復以管見上聞天聽伏望聖慈察臣無覬覦之心憐臣有忠義之節特賜睿覽使臣區區胸臆得以陳前臣雖受僭越之誅赴之鼎鑊亦為快幸臣聞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通者全人

逞其雄心肆其彊悍驅脇我宋殃及無辜殄滅生靈閭閻塗炭陷其城邑取其金帛使老弱轉徙困苦流離莫甚于斯觀夫彼之暴興豈能安靜又况兵戈之氣上聞于天滅亾之象幽及鬼神天將悔禍安靜有期圖讖所載非盡無據觀其謀謨止于金帛子女而已今天下殘破兵火幾遍獨我西蜀富庶有年敵人窺伺蓋日適因險阻未能即下故悉驅其衆以爲蟻附彼旣傾衆以西則劉豫孤立于東豫之孤危得不設詭即此觀之敵人

虛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中原者天下之根本也四方者中原之枝葉也秦漢之君莫不得中原而後成帝業唐室之亂至于二三如明皇德宗之時是也其亂之甚不過數月或年歲閒而皇綱復振者無他良由即復中原則四方定今陛下以聰明睿知之資應命世千載之運系大統于已危之時振中興于顛覆之末中夏知圖讖之有歸符瑞表天下之有慶是宜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乃屈翠華之尊而幸蠻海之隅臣未之曉

也昔太王居岐以避狄人今陛下居吳以避金人太王之所避者特一狄人耳正如兵法所謂不敵則能逃之陛下之所避者復生劉豫獨不念國削則身危之謂乎況金人得吾土地不能守得吾人民不可用正謂貽患害于劉豫昔元帝渡江終晉之世不得有中原當時僭竊皆邉民愚魯猶且不能制剡今劉豫以中國之人而據中原之位乎臣一思之畧無生意萬一劉豫未滅則國之安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將者國之輔也輔周

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茍以世冑擇人則趙括為名將之後必能全勝茍以勇鋭擇人則武信君有戰勝之功必能自保今陛下付兵權之重寵爵位之尊不過二三人爾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也其有戰勝而驕則武信君之禍可戒也又況國恃之為安危民恃之為司命豈可不擇嘗聞古之命將也以謀將為先闘將為次智將為先猛將為次至于大將則兼智謀而有之尚欲其通古今知成敗如孫權令吕蒙就學是矣及

觀古之為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唯國是憂故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後世有異此謀靡不覆敗昔唐之衰也首因黃巢之亂當是時諸道節鎮擒一黃巢如摧枯拉朽爾又各坐視留賊邀功卒使唐祚不能支持今劉豫無黃巢之衆而陛下當唐室之兵其如諸將自為之計坐視安危何況夫庸將之見但求利已豈復憂君蓋敵滅則將帥無要君之權士卒無頻濫之賞其有包藏禍心者則坐視成敗恃其主兵漸成跋扈古人師

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由此觀之將帥賢愚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上下征利其國必危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何以明之居于市則有回易之庫居于水則有回易之舟所至擅榷酤之利則官課為之不登州郡憑無厭之求則民力為之減耗坐糜廪禄無補事功至如主將利其家則士卒利其身使民無措手足之地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居則隱兵于農出則因糧于敵且如羊祜之鎮南

夏也初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歲之積曷嘗湏求國家月費億計止自營田之利以勤羸弱之兵臣覩今将帥征求市利無所不為止速私家之富靡卹國計之殫况國家所入止有東南數郡其得既少于昔時而其用復倍于曩日良由諸軍唯慕虚名不求實效廣收羸弱之兵以益請糧之數覩其一軍之内堪出戰者復有幾矣備虚名者又復有幾矣以有限之物而贍無用老弱之兵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人無勇

怯唯其所用世之說者必曰吳人怯而沂隴之人勇昔吳王夫差敗齊于艾陵辱晉于潢池兵無敵于天下則吳人安得謂之怯苻堅擁百萬之衆當淮淝之敗草行露宿聞風聲鶴唳而恐則沂隴之人安得謂之勇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古人有言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知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死臣觀西北之兵刑不可以威賞不可以勸何哉良由雜烏合之衆混招安之徒刑之太重則去此

而就彼賞之太輕則志惰而心離又况諸軍無非潰亡之黨子女既足金帛亦豐常人之情無子女則以子女為好無金帛則以金帛為貴今二者將既自富士亦不乏彼不待賞而足又將何以勸臣觀今之士卒當其敵人稍息邊境暫寧則偷生戎旅以干廪禄若或暫當移屯驟爾行從且興怨謗之辭欲生奔北之志況于臨敵用命豈不潰亡由此觀之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蛇虹彌天東晉所以止于吳而不能有中原故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自艱難已來金人乘勢一陷
維揚長驅京邑縱肆其衆陵虐行在社稷之危甚于贅
旒賴歷數之有歸致舊物之不替金人一去四年不敢
加兵蓋以知我宋方興而未艾也奈何無知妄作更易
天命假神器于劉豫分神州為偽齊雖欲使中原自相
攻取而天祚大宋億兆攸歸曾無有二故日月齊明星
辰順紀上則元象無差次則雨暘協序古人有言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謳歌者無不吟諷嶽瀆

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由是天意漸回而中興有兆臣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百姓歸之則為王百姓去之則為匹夫臣竊覩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將帥士卒鮮不背叛忘君親之辱偷一時之安大臣或降于敵將士或散于盜辜負國家蔑存忠義往往十有八九獨我宋民懐祖宗之德樂陛下之仁從駕者正猶邠人之歸來太王安業者正猶百姓之謳歌大舜衣冠黔首悉圖二聖之歸凋弊瘡痍欲復戴天之報

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咸有一節初無二心今天下但聞卒叛未聞民叛何以驗之臣聞京東之民見屬偽齊劉豫行十一之征可謂取民有制而民猶痛思宋德南望王師如旱望雲簞食壺漿家家為備積穀助糧人人有心巷閭傒后之嗟里有來蘇之望民心如此宋復何憂臣以謂人事之和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故事有緩急勢有先後昔東晉之有全吳者以其得淮南故也當苻堅興舉國之衆取孤旅之晉設若恃

長江之險延袤江左縱使堅衆未即南渡而對壘淮上相持歲月則晉豈復有百年之永乎賴謝安之謀謝玄之鋭迎敵于壽春敗賊于淝水所謂得先發之道也今淮南虛有屯駐之名而無必戰之實衆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得計奪我上流奄我淮甸掠我州郡對壘江傍勝負雖若未分而雌雄豈逃一決若坐以相持久于歲月使舟車不能通糧食不相及備前而後寡備左而右寡豈國之利乎今淮非特唇齒之地

實腹心之圖臣聞敵人窺我襄漢則陵侮之萌不卜而可知也今夫知敵人之虛實則制人不可不先也知國勢之安危則圖維不可不豫也知將帥之賢愚則委任不可不擇也知財賦之得失則國用不可不圖也知天時之變動則天與不可不取也知人事之從違則民利不可不興也知陵侮之有萌則敵謀不可不伐也臣見天下之情當其事緩之時則可因循及其急迫之際則宜力斷今天下可謂急迫矣臣聞之中原者譬如國朝

之心西蜀者譬如國朝之腹中原既割據為偽齊西蜀復幾陷于敵手如人之身心腹割裂其能活乎向以國家之難虆之存亡何哉東南之地不過百郡土地日削形勢日單于天下無三分之二其地狭一也地傾而人衆山多而物稀居中原之一偏其人貧二也其土薄而不厚其水清而不深無興旺之氣非帝王之州三也有此三者雖陛下謙德自保于全吴至仁不爭于天下而百萬之師坐糜廩禄一歲之間國用不貲設有乾旱水溢

之年將如之何又況土地日削則財賦日少將何以給士卒之費乎臣竊謂中原不取則帝業不恢中興無期危亡有兆何則金人雖强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且如金人其來有時其居不久來則避之去則復業此不足慮也明矣至於劉豫以臣竊國憑藉金邦素無人望唯多詐謀欲以一旅之衆當孤危之時不一平之設有大于劉豫僭據一方將何以處之嗚呼晉室之亂起于元魏繼踵僭竊終不能平迄晉之世不復故疆今劉

豫恃金人之勢露不臣之心自揣悖逆與我聖宋必不兩立勢無俱存彼若以利害誘動金人進屯淮右雖不交兵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之歲月必有存亡將何所逃臣以謂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昔羊祜有言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立我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今陛下國勢如彼之危不毅然舉兵以決勝負臣恐因循歲月大禍將至臣嘗譬之病者沉痾積月而藥石自疑服之温則疑其實服之凉則疑其虚雖

有醫功議論不同處之無斷既或藥石遷延歲月殊不知日月既深病亦彌篤逮至膏肓醫所不及臣以謂今日時勢存亡顯著事理灼然若曰今日未可舉兵不知何時而可也兵法有曰不戰而屈人兵之善也今天下之人皆知以不戰為善殊不知力能勝人謀能制人則不戰為善臣切詳天下之議者不過曰金人兵衆昔苻堅非不強也王莽非不衆也以苻堅之强王莽之衆光武東晉避之可也不戰可也唯其勢不可避亦不可不

戰因其必危必亡之勢而為死戰却敵之計是以成功臣切觀自喪亂之後未嘗接戰設或遇敵非因戰敗多由潰敗今無戰勝之功而責人自服不亦難乎又況皮幣不足以塞其貪事之以皮幣則不得免焉犬馬不足以充其欲事之以犬馬則不得免焉金玉不足以厭其求事之以金玉則不得免焉和議不足以得其信求之以和議不得免焉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其志不特以中原攻中原也將以併土地

也將以危社稷也臣竊謂祖宗創業之艱難累聖繼承之不易天下一統垂二百年今鼎足分裂于賊臣國勢受制于強敵雖有大江之南已失祖宗之業回首中原神人共怒尚宜力謀克復以雪大耻況彼吞併之萌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為之計也臣聞金人以劉豫為所愛以中原為所謀臣願先奪其所愛伐其所謀彼必氣讋膽喪萬一舊惡不悛長驅復來俟其深入誓師血戰綏靖邊隅彼必蹈苻堅之覆車而陛下享有光

武之中興矣昔晉室之强取吳之弱易于反掌議論異同至于數載設非羊祜謀之于前而張華杜預賛之于後豈復成功臣以此知能斷大謀者少而因循偷安者多也臣嘗聞否終則傾物極必反昔光武以數千之衆當王莽百萬之師謝玄以七萬之卒迎苻堅九十七萬之衆强弱固不等矣衆寡固不敵矣卒能敗王莽之衆衂苻堅之師者無他正如兵法所謂投之亡地而後存蹈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今人無王莽苻堅之衆而陛下

數倍光武東晉之師加之否終喪亂危於光武東晉之時不一大舉其將馬恃又况金人不能自却劉豫不能自滅國論未能僉同將相未盡樂戰唯陛下有宗廟社稷之重繼統承休之託上則有君父戴天之仇下有黔首塗炭之厄利害繫乎陛下一人臣前書論馮道杜充詳矣伏望應天順時躬行天罰顧宸衷之獨斷無築室于道旁嗚呼二聖蒙塵于沙漠豈不朝思暮想望陛下復中原而為歸期宗廟遷移于亂臣豈不幽思冥念望

陛下復中原以歸祭祀陛下幽明有此責望之重豈可安于東南而不為克復計也臣固知陛下天資純孝懷思二聖屢軫聖憂朔望之遥瞻愁慘天地蓋亦忍耻含羞以圖後效雖天聽之屢決奈衆議之不同致使稽遲歲月坐待危亡臣竊觀陛下下求言之詔開忠讜之路可謂有意于中興矣言之悖謬者無罪言之切當者有賞可謂有意于聽納矣今雖賞可采之言未見可采之事豈左右之臣以為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執一偏之見

而惑陛下之英斷歟不然何其能善善而不能用也今臣所陳痛切可見萬一復有議者以臣狂妄沮惑聖斷伏願膽臣之心以謝不忠之臣臣竊觀回禄之禍歲歲為灾雖生靈之可傷亦天意之有自然天道幽遠人所難測而臣臆說敢試明之夫火生于寅其旺于午宋火德也駐蹕南方正當此地故其患不在于朝廷而其災當及于百姓今上象無變而火災屢焚豈天亦欲陛下歸中原以正其位乎不然何其屢禍百姓以為警戒陛

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念生民之無辜知大德之獨旺𨗳我六師克復神京上則順于天道下則安于百姓則今日之災安知不為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反為生民之福也臣又聞國使之來問好雖通以臣料之情亦可慮何則金人反覆詭詐萬端可以力勝難以義服今此之來非國有變故則重有須求臣聞道路之言金國近年自相吞噬夫敵人之強可以間也無事則或相安見利則必相逐欲其必争可試以利今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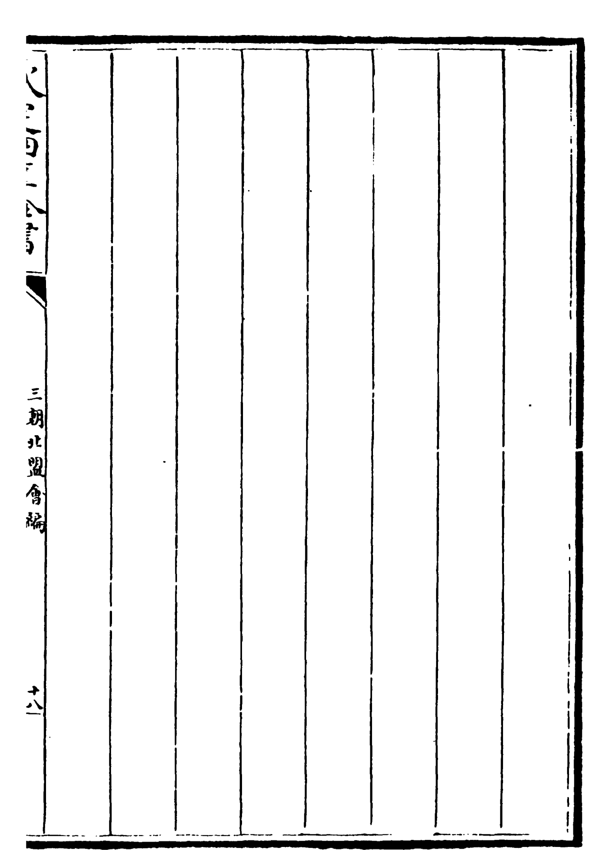
女王帛當充其國因此爭鬬亂復何疑萬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劉豫㧞立無此救援必藉耒使安此人情緩我歲月胡不聞唐儉為使而李靖因之食其為使而韓信襲之已驗之禍不可不戒設或無此數謀必將重求割土厚責歲幣彊我所難奪我必爭從之則國削身危違之則起瑕生釁其從與違將何以處臣以此思之晝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陛下惜也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須求臣願陛下陽諾隂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

一怒親征劉豫可擒臣竊觀當今天無變象于上人無
離心于下時哉時哉機不可失陛下不于此時親御六
師躬行天討則必有後時之悔也臣竊見陛下設高爵
以寵將而將不加勸竭廩祿以贍軍而軍不加銳彼敢
戰之士一歲驕惰于一歲而懷鄉之卒一年更甚于一
年若曰繕甲治兵養銳待時臣未之聞也臣觀今之兵
權委寄太重且如重軍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觀其
稱呼自相爾汝度其權勢必不統一嗚呼食土之毛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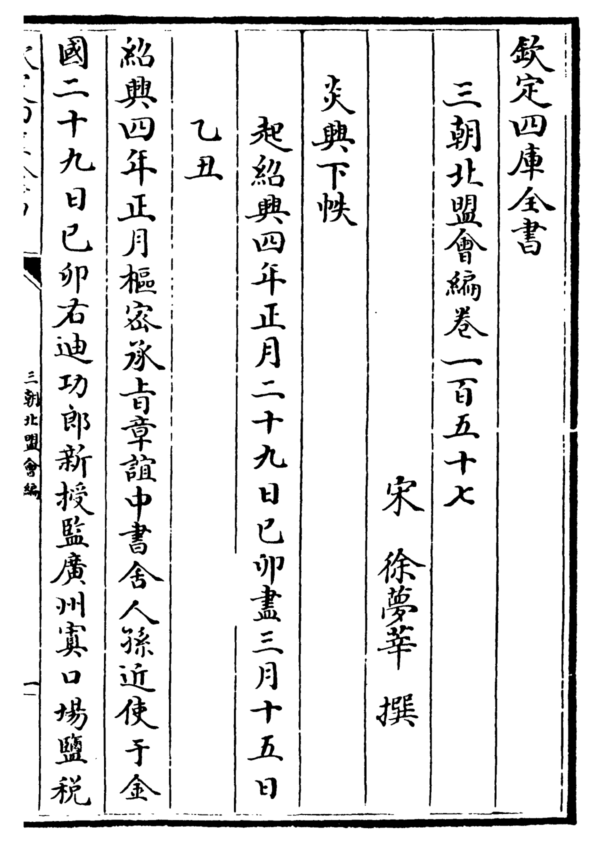
非王民今不知陛下但知有將帥者無他良由下權太重而上威不張也平居無事既相爾汝互相招誘認為已事萬一當敵誰肯相救臣以謂陛下若不收回兵權親御兆衆方且姑息將帥之不暇豈能却強敵而取中原乎臣觀今之士卒已無鬬心論其敢戰必不若淮南之民而淮南又不若京東之民臣聞京東之民苦于劉豫思我聖澤猶子懷父大兵臨境彼必倒戈自我為攻取有征無戰但當明其政刑恤其士卒吊民伐罪別無

繹騷若使京東之民自戰而勝則吾之士卒豈不懷慚自相激勵軍威既張士氣復振然後乘機北伐克復故疆夫何難哉臣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雖至愚豈無一得古人有負日之暄欲獻于其君者其謀雖拙其忠可嘉今臣以至愚之言而類負暄之獻區區之誠蓋亦可見臣非得已而不已者況臣已蒙陛下命之以官夫復何求良由忠唯許國義在救危止知愛君不知斧鉞之可畏止知憂國不顧微軀之存

亡也于是譊譊不已復有所言蓋臣之忠義能為人之所不能者今臣所陳或有可采願陛下試臣以難萬一忠義之跡言與行違臣甘膏斧鉞以戒天下狂生況臣初非自衒亦非躁進實以國家存亡為憂中原喪亂為念偽齊未滅臣無生理臣恐如夷齊死于國亡之後無補敗滅故始以天無二日為喻而終以必擒劉豫為請言雖率爾其理甚明伏望陛下聽而納焉天下幸甚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己卯盡三月十五日

乙丑

紹興四年正月樞密院承旨章誼中書舍人孫近使于金

國二十九日己卯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寘口場鹽稅

吳仲再上論大臣狀章書正月二十九日右廸功郎新授監廣州寘口場鹽税臣吳仲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皇帝陛下臣聞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危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者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善賞一人而天下知君臣之禮臣讀至此每興嗟而不能自已豈舉世無高赫之徒乎將功同而賞異乎將使忠信之士不容于朝端乎將使忠信之士

陷於罪戾乎昔人有所謂忠信而獲罪者此臣所以區區晝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天下國家惜也臣聞建炎之間苗傅作亂一夫唱惡實位遷移廢主立幼擅國威權當是之時天下皇皇左右無措皆有驕君之心未聞有盡禮之臣至于能赴國難者尤鮮其人獨一張浚以微弱之書生率天下之義士忠誠一發勇冠三軍遂擒元兇用復大寶張浚之忠聞于八荒達于皇天豈特士卒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豈特三尺之童知之而陛

下亦自知之昔申蒯陳不克赴莊公之難不能成功後世猶且義之況於唱天下之大義立百世之大功乎臣雖不敢僭擬仲尼之襃貶切謂張浚賢于高赫遠矣嗟夫才有短長事有優劣可謂忠有餘而智不及臣請為陛下畢陳其說臣聞張浚之帥陝右也憂國忘家見危致命食不兼味祿無羨餘聞利國之言咨嗟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士延禮唯恐其後廉潔愛民士卒化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無謗此所謂忠有餘者也料

敵人之不審陷曲端于無辜昧左右之譖言執一己之私斷失五路之地覆數萬之師覆軍陜右延敵窺川取怒朝廷斂怨鄉曲此所謂智不及者也今五路失利四川孤危罪在張浚夫復何說而臣有言者無他臣恐快朋黨之私墮敵人之計絕忠臣之路何以言之臣聞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蓋貪冒之心人情所同朋黨之私古今皆有且夫為臺諫者必欲速專均衡此貪冒之漸也甲居台輔則甲有親戚故舊乙

居台輔則乙有親戚故舊甲或罷政則甲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乙或罷政則乙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此朋黨之私也今張浚還朝不復元樞之位必正台司之權在同列必嫉之或有薦擢更易差除在百僚必嫉之若不羣而攻之排而逐之則上下俱緩遷叙之階朋黨不得尚固其位萬一衆口鑠金積毁銷骨擠以失地之罪陛下不得已而逐之豈不快朋黨之私乎臣聞魯以季友治亂魏以無忌折衝虞不用宫之奇而晉并之吳不用子胥而

越并之田單縱反間于燕而樂毅罷陳平縱反間于楚而范增去于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廉頗逐而白起之籌策得施借使張浚智雖不及數子忠實優之臣竊謂今世如張浚者復有幾焉萬一忠臣見逐必有不忠者至觀其用兵雖敗金人未必不忌其忠設或反間得行而張浚罷去豈不墮敵人之計乎臣聞齊威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書夏滅項為齊公諱之故古人以功覆過良有以也今張浚復辟之功大失地之

罪小非特臣得以知之天下之人所共知之何哉金人起兵三十餘載北滅契丹南侵中原天降喪亂敵勢孔熾張浚以五路散地之兵當百萬熊羆深入重地之敵如蝦投卵其不敵也明矣尚能枝梧數年與之相持及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張浚之功也若曰失陜西之地潰五路之兵為可罪則曩者失太原之利致陷神京失神京之利播遷二帝禍延今日遂使翠華廵狩于海濱賊臣割據于中土當時用事之臣比之張浚

罪狀有差如是張浚功大而罪小也又明矣設若寘浚
于罪地後之有功者又欲與赤松子遊使未立功者將
以張浚爲戒後有患難誰肯赴之豈不絶忠臣之路乎
臣竊見里巷交談人人爲浚危之咸曰某黨某人欲有
言也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于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
其過惡陛下雖有裹予之明必不能却如簧之言以保
全之若然茍張浚未來則其罪緩張浚即至則其罪速
萬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張浚之罪將無所逃何則張浚

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惡後即來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罪今遲遲其行豈非畏人言乎抑亦自謂無功而歸羞澁其行乎方其未至已有論列其罪者及其還朝廷罪之何疑臣又聞道路之言曰非特一二人欲言之且將羣而攻之不特羣而攻之必使之罪去而後已嗚呼開言路者所以納公忠而去偏黨也今以朋黨之私而所親所舊雖有大惡則遏而庇之非親故雖有小過必指而逐之至使執政不敢除

一吏忠臣不獲全其身可勝惜哉嗟乎言張浚之短則易為張浚之事則難若試以言張浚之人而任張浚之責則敗績尤甚於浚矣臣竊謂艱難以來未有臣如浚比者萬一使言者必行而浚罷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古人一賢勝百萬之師若賢者不容于朝且欲其修政事而戡强隣不亦難乎臣嘗聞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叛夫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當時以功覆之後世亦未嘗罪周公而議者則曰周公之過如

日月之蝕焉今張浚失地之過雖明而甚難之忠亦至臣恐攻言易入聽斷所難伏望陛下痛加察焉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無使忠臣因而悔其跡實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與張浚居處則異鄉勢位則相邈既非親戚亦非故舊初無私于浚也今論張浚之一身而玷及滿朝之權貴臣固知不得罪于今日必斂怨于他時臣之棄斥幾不能免其必有言而無媿者臣自謂視富貴為甚輕以忠義為甚

重今至公之論忤及權臣不過使臣終身不得仕進𠕋
至如張浚復辟之忠今古所難臣以忠義得罪雖伏之
斧鉞赴之鼎鑊在所不辭豈畏朋黨之害乎臣之所陳
披肝瀝膽聽之罪之唯陛下所命焉干冒冕旒臣無任
俯伏待罪之至
二月七日丁亥烏珠侵仙人關
十一日辛卯吳玠及烏珠戰于仙人關敗之烏珠欲大
舉兵期必入川劉豫之弟益方知長安密使人告于吳

玠使早備之玠為壘於關之旁曰殺金坪是日戰于仙人關下玠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出其左右凡拒戰五日金人皆敗初金人自元帥以下皆盡室而來又以劉豫腹心為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乃退據鳳翔

十四日甲午吳玠斬其統制郭震熙河經畧使關師古叛附于劉豫吳玠自辛卯戰于仙人關烏珠日夜交戰不息統制郭震為烏珠所襲破其寨王師屢敗績甲午玠斬震以狥于衆檄名知金州王彥熙河經畧使關師

古来救援彥與師古皆不至師古叛附于劉豫綿威茂川石泉軍安撫使劉闕以兵来援　名趙鼎赴行在罷都督府朱勝非方圖進取先議欲取荆襄乃奏上乞罷都督府使諸將得自奮發上從之遂罷都督府　張浚至行在張浚在川初承名命也王庶以被浚奏劾之落職宫祠復還通議大夫就委浚差人津遣庶下峽浚具奏曰臣以被命還朝與王庶偕行庶以疾留而浚乃赴行在既到闕有旨軍馬撥付楊沂中軍心皆不平隨

行錢物置于左藏庫為封樁給賞庫今為左藏庫南庫

三月八日戊午趙鼎參知政事

十五日乙丑張浚罷知樞密院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侍御史辛炳言張浚陜西敗事之罪故罷之也紹興四年三月十五日都省劄子臣寮上言切見知樞密院張浚昨被命宣撫川陜等路五年于外誤國非一近有旨召還罷宣撫職事為浚者義當疾馳赴闕以待罪斥而乃偃蹇自若徘徊鄉里累月不行已而盡

掠公私之財選銳兵自衛出蜀至湖湘間妄以均給軍須爲名獨擕所積单騎而先朝廷嘗降指揮令伺俟一行官兵同来復不遵稟今聞已至近邑頗駭衆聽不知浚何施面目敢見陛下也浚以便宜辟置如李允文王以寧傅雱之非其人爲湖南北之害浚以私意作威如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無分毫之功有丘山之過雖膏斧鉞未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不自修省每多妄作擅造度牒鑄印記肆赦減降

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議者謂陝右之人無一日不懐歸中國但諸師業已叛後聞後還朝恐懼不暇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以不復用則陝右地不勞師而自復矣陛下方信賞必罰以圖治功後之罰無可恕者臣愚欲望聖斷特降睿旨重賜黙責以為臣子之戒候勅旨貼黄稱臣謹按後不臣跋扈之迹初若不甘還朝旣而自不皇安乃盡掠四川公私之財藉手為贖過之計若令復領舊職其計遂行恐非公朝所宜伏

乞睿斷早賜施行　又臣僚上言嘗聞漢王恢請擊匈
奴而以亡失輕罪伏誅故武帝之威終能遠振四夷唐房
琯乞復兩京以喪師陳濤被罪故肅宗之功能再造王
室人主將以有為於天下非大明黜陟不可也而況罔
作誤國犯分慢令㒹人臣之衆惡非特恢琯一時敗事
之比者乎謹按知樞密院事張浚本無才術自任輕儇
偶當用人之際遂叨分閫之權付以便宜使之黜陟而
乃不循分守職妄自尊大喜怒任意措置乖方生殺廢

置不復知有朝廷既失五路又擾四川流毒之餘及于
隣路受命五年喪師失地而歸人臣之罪孰大于此頃
者金人攻陜西惟環慶帥王似能堅守西熙河帥張深
能斂退金人金人不敢留五路以二人故有稍安後既
至宜因用之乃反罷張深王似代以趙哲輩將士解體
已不為用矣及妄聽間報以為敵衆可取遂為富平之
舉卒至覆軍所亡將士金帛糧斛不可數計遂失五路
及其行法又不當于衆心富平之役惟趙哲在衆人中

尚能當前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諸路畧無策應後乃獨誅哲致其徒怨叛後并力攻川口者是也後初拜曲端為大將端素有威望使統衆固宜及為富平之舉端以為未可力爭之後怒安置恭州及敗宜謝端而用之乃信王庶一言委端仇人康隨為䕫路提舉保甲兼提刑羅織端置獄大暑中熾炭圍之致之死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川口公行文檄求端于後者也趙哲曲端潰卒擁陝西勁兵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耳又用

趙開營財利括膏脂行榷茶鹽及隔糟酒法苛細特甚
黎庶敫敫無所告訴外召敵攻内結人怨四川之不亡
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已所命
乃得赴張浚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
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如是之
專也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江後滕康劉珏得浚
十二月書猶言金人在雲中今歲定不南来宜持重勿
妄動斥候如此疎繆可知湖南北宣撫使處置使用所

管地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且便宜朝廷止付之後豈當復以便宜付他人也上下相付何所不至哉後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傲然偃蹇逡巡留連移文邸吏令計會臨安府葺治府地後謂樞廷權為己家物乎後既被名畫刷四川之物以行科卒之擾斂及下戶尚敢託言那輟隨軍錢物應付解潛程昌寓欲以邀功不知隨軍錢物從何所出哉既罷宣撫處置使而沿路妄有行移至劄下峽州荆南潭筠吉虔

索州興國軍計置箭簳每州二三百萬及令川陜宣撫使計置黄牛角二千對又嚴以約束諸州知難計置箭簳即具因依回報後既知其難辦而故爲此騷擾其徒欲自市求進不復恤人力之困也賴陛下灼見其奸計置牛角一節更不施行不然遺纛所及何時而已乎後聞罷之始則還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候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近又奏乞至衢州留數日修治器甲今聞政府虚位則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

滯何前緩而後急耶自謂罪惡可以計免名位可以力
至不畏邦憲不卹人言出入自如何所恃賴陛下縱欲
曲全體貌未寘于法奈天下公議何欲望英斷早賜竄
斥以為人臣誤國之戒伏候勑旨　又臣僚上言竊聞
知樞密院事張浚將到行在不知陛下遂以樞廷處之
耶中外之議有大不然者臣不得不論也浚為黃潛善
所知自興元府曹官一二年引為侍從潛善當國一時
所引皆憸柔妄庸之人而浚為之上客乃金人飲馬長

江有窺江南意浚欲避禍遠去乃建議出撫陜川悉揀西北精兵自隨榮歸故鄉引一時輕儇諛佞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參議軍事以往陜西以私意斬環慶路安撫使趙哲復掊摭舊將曲端獄死由是將士解體潰叛降敵而陜西州縣陷殘幾盡赤子肝腦塗地皆浚之爲也其後敵騎長驅遂至興元浚懼不知所爲遂引兵遠遁而敵亦稍自退歸浚輒妄奏獲捷功狀欺罔朝廷誅求聚斂人不堪命四川騷然怨情刻骨於是悔宣撫之

来甚于敵也陛下初許浚便宜除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輙立招賢館有視直龍圖閣之命以觽人號封參議官之妄陛下昨嘗遣中使傳宣撫問浚乃與之功秩勞其遠來自古豈有人臣輙加官王人之禮其狂悖甚矣大抵浚本妄庸幸值艱難專制一方志盈氣滿遂欲飛揚跋扈賴陛下聖明辯之未晚亟遣郎官持節名之浚稍知事節當亟交割軍事即日就道而乃偃蹇遷延始則欲候秋涼進發次則欲上塜焚黄又欲候

道路無虞然後赴闕公然上章慢侮君命聞者無不扼腕既到鼎澧間又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又檄荊湖八州軍配出箭簳又令川陝宣撫司計置牛角取媚朝廷始則以輕脆暴恣敗事中則以跋扈偃蹇為物議所不平卒又以諂媚伏望睿明察浚罪狀斷自宸衷乞賜罷黜明正典刑庶幾少慰關陝橫死之人少解川蜀憤怨之氣亦以為人臣跋扈之戒伏候勅旨　又臣僚上言臣近嘗上章論列知樞密院張浚不臣跋扈等事皆公

議所共憤嫉不平皆浚之辜負陛下擢用付與之恩畧無畏憚一至於此若不以明正典刑何以示臣子之戒念思切宥密之地實掌兵機方今行朝神武之兵拱衛清蹕無慮十餘萬衆早夜激昂忠勇之氣咸願報國若浚者何施面目敢居其上然而旬日以來偃然自若人情疑惑豈不搖動臣職在言路尤切寒心伏望聖斷赫然出臣章疏亟降睿旨重行貶竄少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不勝幸甚伏候勅旨貼黃稱訪聞浚所領兵等

已至行朝已錄白所奏章疏繳申浚照會訖伏乞睿察

又臣寮上言臣近嘗論列知樞密張浚罪狀至今半月未蒙施行浚亦偃蹇樞府恃以爲安中外愕然無不驚疑臣已錄白奏狀副本申張浚照會去訖切以威福者人主之大柄賞罰者天下之公器有福而無威有賞而無罰是猶天之有春夏而無秋冬也陛下歷觀前此之爲人臣有如浚跋扈僭擬者乎有如浚之專恣誤國者乎有如浚之欺君慢令者乎一犯於此已不容

于公議況兼有衆惡其逃于典刑哉欲望睿斷檢會臣
前奏降付三省早賜竄黜施行伏候勑旨三月十五日
三省同奉聖旨張浚除資政殿大學士右通議大夫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七